

《維港乾了》香港大寓言



龍文康和馮蔚衡都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一個是編劇，一個是演員，在很長時間裡都遙遙相知，卻互不相識。兩人真的「碰」在一起，是某年到台灣觀劇。那一年，法國的陽光劇團訪台，帶來六個半小時的巨制《浮生若夢》，喜愛戲劇的朋友們紛紛搶票前往「朝聖」，馮蔚衡也興沖沖飛過去，卻在演出前才發現票被落在了酒店。龍文康用「論盡」來形容這個在演出門口「騰雞」得滿頭大汗到處找朋友幫忙的香港女人，最後在他的幫助下，馮蔚衡終於沒有白跑一趟。

馮蔚衡大概沒想到，自己再一次「騰雞」發作，又對上了龍文康。新劇劇本擺在她眼前，第一天和演員圍讀，她心裡就「飄」了起來。這個故事讓她興奮，作為導演如何處理其中的細微之處又讓她煞費腦筋。「我相信，一直排下去，有很多事情會自然發生。」

《維港乾了》就這樣排了起來。

世界崩塌之後

「維港乾了」四個字，在現在擾攘紛雜的香港，像是一個包涵寓意的論斷。「還說你不是講『抽水』？」每當聽到這樣的問題，龍文康都只能苦笑。「我真的不是講這個，這四個字我醞釀了六、七年了，如果六、七年前是講這個，那麼勁，我就是預言家了。」在他看來，維港和獅子山、太平山一樣，是香港的標誌之一。維港乾了，像是個有些超現實的比喻，熟悉的世界崩塌後，人們要如何面對、過活？

「香港人很多時候包容性真的很大，我猜就算現在要把維多利亞公園搬去柴灣，我們可能也會接受。會有反對的聲音，但最終仍然是這樣過活。我想探討這

個。」城市中充斥着遺忘與漠然，每個人都像一座移動的孤島，日復一日旋轉着，遠離生命的真實。

還沒有聽到具體的故事講什麼，「維港乾了」這四個字就已經擊中了馮蔚衡，更何況故事也很精彩。「很貼身，」她說，「寫一個切合香港整個現況的戲不容易，不偏頗更是不容易。但他做到了，沒有任何『顏色』在裡面。用六、七年去醞釀一個idea，對一個舞台劇來說是需要的，我們大家圍讀完也都覺得很『中』自己，很『中』香港。」經過六、七年的時間，劇本中的事件也許不同，但情懷依舊。「都是在寫人，寫香港不同的人。」馮蔚衡說，現代人已經被所謂的現代化異化得很厲害，科技、經濟、政治，每天扯着我們前行。「發展這個詞，把我們像牛一樣牽着鼻子往前拉，沒人逃避得了。那我們最根本的東西去了哪裡呢？上個世紀，我們還在講很多『情』，比如杜Sir（杜國威）的戲，我們對這些東西仍很觸動。但是過了這個世紀，很多東西湧過來，《維港乾了》，其實是個很大的比喻，我們還是愛這個我們出生、居住的地方，但其實我們都很迷茫。」

從小家到大家

整個戲圍繞一個家庭的故事展開。曾經是海員、碼頭水手的父親李元務，一生與海為伍，退休後終於回歸陸地。兒女們都已長大成，自己也終於擁有了別人夢寐以求的無敵海景物業，以為終於可以享受清福的李元務卻發現兒女們各自有着難以解決的人生問

題，而這些問題慢慢也變成了他的問題。大女兒一家因為女婿賭博欠下重債，想要賣掉老爸的物業；二女兒人到中年，感情與事業卻都仍然空白；兒子有反社會傾向，更把玩偶當成女友，與家人溝通困難。一天，維港突然乾了，深陷在個人問題中自身難保的各人，卻對這「驚天大事」麻木無感。面對家中的風暴和外界的巨變，李元務要如何應對？

馮蔚衡說，劇本寫得立體，只用一家人，卻呈現出香港各種被異化的人種。劇本反映現實，但龍文康寫來卻不乏嬉笑幽默，反倒突出了現實的荒誕。「從小的家庭到大的香港，如果要面對那麼大的一個趨勢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呢？劇中提出了問題。我最喜歡的戲就是擺出問題，而不是給我一個答案。是



人都希望事情向好的方面發展，但現實不是嘛。劇場也不是提供逃避的場所，而是一個喚醒的場所。」

龍文康則說，以家庭為題材一直是自己的偏好。「其實寫劇本時我也了解自己更多。一直解釋不了的是，我總覺得在家庭中有所缺，但缺什麼？我不知道。我生長在健康家庭，是家中最小的那個，有哥哥姐姐，爸爸媽媽，他們也沒有婚姻問題。為什麼會覺得在家庭中有所缺？我也不明白，還在我。最想寫的，是三個兄弟姐妹都不同爸爸媽媽，但卻生活在一個屋簷下。以後再寫家庭，可能其中的結構也會不同。」在他看來，外面的環境會影響

內部，社會的變遷一定會影響家中各人的生活方式與關注問題。《維港乾了》便是這樣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不斷「輻射」，勾勒出在人生夾縫中困惑前行的現代香港人。

《維港乾了》

時間：7月11日、14日至18日、21日至25日 晚上7:45分
7月12日、18日、19日、25日、26日 下午2:45分
地點：香港大會堂劇院

敢觀舞台

文：梁偉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樓城2015 立夏版》「引錄」香港故事

進劇場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香港劇場品牌。善於以形體、舞蹈、音樂來講故事的進劇場，是香港劇場品牌中，少數在改編經典的處理上，懂得把感覺、詩意、抽象、美感、情志，都展現得恰到好處的劇團。在劇場舞台上說名著經典的故事，進劇場早已得心應手。然而，「進劇場說香港故事」，繼2008年以來的《樓城》Version 1和後來的Version 2之後，2015年的《樓城2015 立夏版》又是另一項挑戰。

進劇場作為香港為數不多的跨文化「雙語劇場」，在2008年版的《樓城》夥拍英國著名錄像組合Burst TV，以及多位香港與英國演員，為觀眾訴說「一個有你有我的香港城市建築故事」，搬演了香港從小漁村搖身一變為亞洲重要城市的「香港歷史的行程表」（Route Sequence）。結果，在抽繹「歷史情節」上跳躍不免幅度過大、結構亦略見鬆散。不久之後的《樓城》Version 2雖銳意簡潔就簡，說故事的方法和結構卻改動不多，成效不彰。2015年的《樓城2015 立夏版》同樣沿襲《樓城》重要舞台元素，但大刀闊斧把過去的「香港歷史的行程表」濃縮為演出的首20分鐘，足見破舊立新的決心。

《樓城2015 立夏版》嘗試把重點放在現今香港人的生活面貌，依然保持「引錄劇場」的紀實特質，不僅僅把受訪者的言語，演繹為演員的台詞，更乾脆讓舞台上的演員飾演受訪者，第一人講述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引錄對象」包括大學教授、社運人士、建築師、菜園村村民、新移民及保育團體代表等等。《樓城2015 立夏版》調整了形體與想像，在演出比重中，大量運用有限的舞台資源和道具如石

塊、水桶和「摺凳」，立體地勾勒出香港當下所面對的「重建與保育」的兩難，甚至前路茫茫的集體情緒。

《樓城2015 立夏版》巧妙她抓住「摺凳」，這種「香港十大武器之首」的特質，鋪排了舊區中，街坊圍坐在麵檔「摺凳」食魚蛋粉、雲吞麵的草根氣息；倏忽間，舞台上的「摺凳」又被排成一道長橋，「排橋」的過程中，旁邊不斷有「摺凳」打橫飛出，把舞台中心的「摺凳」撞跌，霹靂啦啦。這不僅對觀眾聽覺造成極大衝擊，同時把現實生活中社區重建的「暴力」和「破壞」，表露無遺。最後，「摺凳」長橋排成了，演員卻粗暴地恣意將「摺凳」長橋推倒，彷彿政策的暴力、官僚的冷漠，一下子便摧毀舊世界原有的一切。推倒者也不關心原地的情感和生活，倒也展現了在上位者「按掣」行事的快感。這時候，《樓城2015 立夏版》讓「原居民」說話，「引錄人物」說，不是捨不得房子，而是捨不得鄰里之間的感情。可是，「感情」並不是決策者的Agenda。

另一組系列，由磅磅關注組代表，憶述太平山街將要興建扶手電梯的爭議，並謂由建制派派出的街頭收集簽名小組，與關注組代表目光相遇時會心虛閃躲。更有趣的是，專業裝修師傅揸揸新蓋的牙籤樓都小得不可思議，單人露台、棺材般大小的睡房，不管是住「豪宅」還是劏房，香港人都寸步難移。裝修師傅的「引錄」部分，《樓城2015 立夏版》讓演員們，都戴上老香港油漆時愛用的「報紙帽」，令人會心微笑。因此，《樓城2015 立夏版》明顯放棄香港史式「大



■《樓城》攝影：張志偉



■《樓城》攝影：張志偉

敘事」（Grand Narrative），轉而投放精力在近年社會議題中最尖銳的「重建與保育」，還有社會運動。《樓城2015 立夏版》把所有沒那麼貼身，甚至距離遙遠的課題，還原到人本身，讓「引錄劇場」不純粹是一種劇場技法的移植，而是一齣既有遠鏡（大歷史背景），又有近鏡（引錄當時人現身說法）的城市記錄。

語言上，進劇場一貫深諳經營「雙語劇場」之道。《樓城2015 立夏版》作為一齣「引錄劇場」，亦因應「引錄對象」的身份在口語語言作出調整。如有中國內地背景的大學教授及新移民，便需要以普通話來言說；好些操外語的專業人士，亦要英語「引錄」。惟演員在兩文三語轉換頻繁中，稍欠熟練，咬字有欠地道，舞台效果不得不受到影響。至於形體演繹上，進劇場罕有地編排過往罕見的「肢體衝突」。如龍和道一役，陳麗珠與施卓然展現出相當優雅細緻的動作對碰。全劇最後，歸結到帳篷上的淺藍色投影，溫婉動人。《樓城2015 立夏版》，為香港記下任重道遠的2014。

《藝歌芭蕾》利布恒的歷史情書

在法國編舞家湯馬·利布恒的眼中，不需要訴說故事，也不需要特意賦予意義，舞蹈動作本身就有無窮魅力。今年的法國五月藝術節，他帶領的杜爾國立舞蹈中心帶來兩個作品《係咁跳！》與《藝歌芭蕾》。前者這周剛演出結束，採用豐富多彩的舞蹈語彙，專門為年輕人打造。後者正在上演，今晚還有最後一場。

《藝歌芭蕾》，舞如其名，將藝術歌曲與舞蹈相結合。男高音與鋼琴手現場演繹謝爾西、馬勒、荀白克與貝爾格的藝術歌曲名作，八位舞者跳起利落又富有變化的舞步，演繹不同時代的文化神韻。整隻舞蹈分為三幕，風格迥異。有時像是德國表現主義氛圍下的默劇，有

時展現出美國簡約主義的特色，有時又充滿了現代舞的力量感。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編舞形式互相撞擊，如利布恒所說，那種火花「既是音樂性的也是文學性的。」

《藝歌芭蕾》曾在去年參加法國亞維儂藝術節，今年五月頭又造訪澳門藝術節，好評不斷。澳門演出時，他更帶領舞者在戶外與觀眾同樂，邀請大家一起「隨心起舞」。這次是杜爾國立舞蹈中心第一次來香港演出，利布恒直言十分期待觀眾的反應。

通過《藝歌芭蕾》，利布恒好像要向不同的歷史傳統致敬。「我們一直探索如何創新，但我們今天所做自有支撐它的傳統在背後。」他說，「現今人們對編舞傳統的看法常令我困惑。我們傾向於忘記，甚至否定，想用最新的東西取代舊東西。作為一個編舞家，我認為我不是創作者，而是在傳達一個牽引我前進、滋養我們的故事——而這正是創意之源。」不得不說，這種看待文化傳統的觀點，十分法國呢！

文：尉瑋



■《藝歌芭蕾》法國五月藝術節提供



■《係咁跳！》法國五月藝術節提供

周蕙心出任藝發局行政總裁

香港藝術發展局日前宣佈正式委任周蕙心為行政總裁，將於今年8月1日正式上任。

周蕙心是本港資深的藝術行政人員。退休前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工作，負責管理14個表演場地及一系列的演藝節目。她曾參與籌辦多個藝術節和誌慶活動，如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藝術節、香港文化中心開幕活動、新視野藝術節、世界文化藝術節以及國際綜藝合家歡等。在場地管理及企業發展方面，周氏擁有豐富經驗，曾負責的項目包括國際演藝協會的2006年香港會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場地夥伴計



■周蕙心女士 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供

劃、油麻地戲院及高山劇場新翼的策劃和開幕等。

周氏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取得社會科學學士。她亦於香港大學藝術行政管理文憑課程獲優異成績，及於英國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取得人力資源管理及發展課程碩士，並完成 London Business School 的高級管理課程。

藝發局主席王英偉表示，周氏擁有豐富及全面的藝術行政及管理經驗，熟悉本地文化藝術界的事務，有助推行及落實藝發局的未來發展及工作策略。